

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

北京语言学院 王得杏

1. 引言

跨越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经常会发生故障。跨文化交际已经引起语言学家的重视,成为语用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跨文化交际”这一术语既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我们当然更为关切前者。研究跨文化交际的故障问题,对于我们的外语教学有实际意义。近年来,国内也开始重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如邓炎昌、刘润清(1989),何自然、阎庄(1986),何自然(1988),胡文仲(1985,1988)等。

在跨文化交际里产生故障、冲突和误解,不仅同发音、语法和词汇有关。发音正确,懂得语法,掌握相当数量词汇的非本族语者在同本族语者交谈时也会产生故障,引起误解。非本族语者在跨文化的交谈中经常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时显得没有兴趣、缺乏反应;有时又口气过于肯定或显得盛气凌人,等等。这说明还存在其它方面的重要障碍,影响有效的交际。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一方(或双方)对另一方的社会文化传统缺乏了解,因而出现不恰当的言行,这是产生交际故障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的文化要求不同的行为,这是一种文化规约。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说话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是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故障的另

一个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各自有一套说话规约或习惯,如怎样开始交谈和保持谈话继续进行;怎样组织信息;怎样表示话语的连接;怎样表示强调;怎样表示礼貌,等等。人们的说话方式是在成长过程中、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是很难改变的。甚至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时候,人们也倾向于保持自己的说话规约。人们在交谈中自动地、不假思索地遵循自己的说话方式。在交际中人们通常考虑的是要说些什么而不是怎么去说。一旦决定了说什么,就会自动地、下意识地选择适当的说话方式。在跨文化的交际中,人们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说话方式来解释对方的话语。这就可能对对方的话语作出不正确的推论。在跨文化交际时,交谈双方难于自觉地发现谈话方式上的差异,主动采取弥补措施以防止发生交际故障和冲突。

跨文化交际的过程既涉及文化的规约也涉及语言的规约。这两类规约在不同文化里的差异就是导致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根本原因。语言学者把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故障称作语用失误。

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在哪些方面容易发生语用失误呢?这是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学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根据笔者最近所做的一次语用能力测试结果,探讨学习英语的中国学生容易发生语用失误的几个方面,及英汉文化规约和语言规约的一些差异。

* 本文初稿曾经王还教授阅,谨致谢忱。

2. 语用能力测试

这次语用能力测试的对象是刚刚结束第三学年英语课程的 110 名学生。

测试试卷是 50 个选择题,并附有简短的情境说明。测试题的内容只涉及日常生活,在词汇和语法结构方面对参试的学生不会造成困难。

以下是测试结果的几项计量统计:

平均分 34.1, 中位数值 34, 标准差 3.5。

测试对象的答对率

40—49%	50—59%	60—69%	70—79%	80—89%
1	8	50	45	6

全部试题的难度

难度指数	题数
0.01—0.19	1
0.20—0.29	1
0.30—0.39	4

难度指数	题数
0.40—0.49	6
0.50—0.59	5
0.60—0.69	10
0.70—0.79	4
0.80—0.89	7
0.90—1.00	12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表示集中趋势的平均分和中位数值这两个统计量非常接近,标准差也比较小。因此可以认为平均分和中位数值代表了参试学生的语用能力的一般水平。统计数据表明,答对率在 59% 以下的有 9 人;在 60% 至 79% 的有 95 人;在 80% 以上的仅有 6 人。数据还表明,试题难度指数在 0.7 以下的共有 27 题,占试题总数的 54%。根据以上数据,可以认为这份测试题的难度较高,大多数参试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分处于中等水平。

3. 语用差异

根据上述计量分析的结果,难度指数在 0.7 以下的 27 道试题可以看作是参试学生语用困难之所在。这些试题涉及称呼、问候、介绍、寒暄、告别、请求、询问、提议(供)和道歉等言语行为。现逐一作简要说明。

3.1 称呼

各种语言都有特定的称谓系统和使用规则。人们相见时用姓名称呼对方,这是包括说汉语和英语在内的许多言语社团里通常使用的称谓形式。但同汉语比较,英美称谓形式与使用规则有一些特点,比如“名”(first name, FN)的使用。这次测试中有一道题,问学生应如何称呼未婚妇女 Mary Brown(此题的答对率为 0.23)。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种语用失误。一是有些学生错用了 Miss Mary。英语没有“称谓词+名”(TFN)这种称谓模式,汉语则可以用“名+称谓词”这种模式,如可以说“安平先生”等。不过,汉语中也不大说“淑贞小姐”,而更常说“赵小姐”或“赵淑贞小姐”¹。所以在这一点上,英汉两种语言有同也有异。学生忽视了英美基本称谓形式只有两个:(1)“称谓词+姓”(TLN), (2)“名”(FN)。二是许多学生对在英语里使用“名”(FN)作称谓语感到踌躇,如称呼 Mary Brown 为 Mary。这里中国学生显然是混淆了用“名”作称谓在英汉两种语言里的不同文化涵义。在汉语里,熟悉亲密的人之间可以只称“名”。但在美国社会里,用“名”称呼对方并不一定表示双方很熟悉或关系密切,适用范围要广得多。

3.2 问候

问候语的使用遵循相互性原则。甲向乙致问候,乙必须也向甲致问候。“问候”大概是开始谈话的最通常方式之一。各个言语

1. 此例系王还教授提供。

社团都有问候语,但其语言形式和使用规则不尽相同。不过,各种语言的问候语有一共同点,即都使用为数甚少、相当简练的一些语言形式。或者说,“问候”言语行为大多是高度规约化的,甚至可以说是仪式性的,使用的是模式化的套语。例如,在英美社会里,同事或同学之间在一天里初次相见可以说: Hello. How are you? (测试中此题的答对率为0.37) 但有不少学生在测试中选择了 Hello. How are you getting on? 这句话暗示说话人已经知道对方正在干些什么事情,因此询问进展情况如何。如果实际情境并非如此,那末把它用作一天里初次相见的问候语就不合适。

3.3 介绍

“介绍”言语行为也是规约化的,并且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在英美言语社团里,影响选择“介绍”的语言形式的主要因素是人的社会地位和情境。据此,可以区分正式的介绍和非正式的介绍。比如,把校长介绍给新来的教师要比在社交场合介绍两位朋友正式些;会议过程中的介绍要比晚会上的介绍正式些。

在正式介绍中,通常要使用称谓语加姓,并且介绍者介绍时和被介绍者在作出反应时使用的语句较长,词语也较正式。在非正式介绍中,既不使用称谓语,也不用正式词语和长句,往往使用缩略句。所以,在测试题中,当一位学生被介绍给一位教授时,他可以说: Hello, it's nice to meet you, 然后(或同时)与对方握手(此题答对率为0.52)。可是,有一些参试学生却选择了 How are you? 作为被介绍者的反应用语。这句话用在这种场合下显然不合适,因为它是熟人之间再次相见时的问候语。

3.4 寒暄

寒暄语通常包括问候、告别、有关天气的

应酬话和其它闲谈。其中的“问候”已在3.2说过;“告别”将在3.5里谈;本节只说有关天气的应酬话。寒暄的基本社会功能是在社会接触中调整人际关系。在包括说汉语和英语在内的许多文化里,在交谈的开始阶段寒暄几乎是一种普遍习惯。不过在某些情境里,人们又通常避免寒暄,如交谈双方在当天已经见过面并交换过寒暄语。

寒暄时使用的语言是高度规约的。因此,听话人几乎总是能够判断说话人在进行寒暄。就使用最频繁的有关天气的寒暄语来说,这里所谓谈论天气的词语是指对于天气状况的一种评论或一种预测,如 Nice day, Quite a storm last night, Going to clear up, It's a fine day, isn't it? 等。但不能仅仅说 “It's raining today, isn't it?” 这种关于天气的简单陈述。在这次测试中,一些应试者有过这种语用失误(此题的答对率为0.68)。

3.5 告别

称呼、问候、介绍、寒暄都属于谈话的开始语。告别则属于谈话的结束语。告别语的功能之一是巩固交谈双方的社会关系。这一功能可以通过使用多种不同的结束语来实现。比如,可以使用对对方健康表示关怀的词语,如 Take care now, Watch how you go, Hope your cold gets better soon, 等等。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别。汉语里,人们常常对病人说,“多喝点开水”、“多穿点衣服”之类的话以表示关怀与安慰;但在英语里,人们绝不说 Drink plenty of water 这一类的话。在这次测试中,有些应试者就缺乏辨别这种差异的能力(有关试题的答对率为0.62)。

以上所说的对于对方健康表示关怀的词语在话语分析里称作前结束语 (Schegloff & Sacks, 1973), 接下来交谈双方交换告别套语, 如 A: Bye. B: Bye. 这时候谈话才真正结

束。初学英语的中国学生有时忽视交谈是个双向过程,结束谈话要经过交谈双方的协调,达到双方同意才能顺利地结束,因而在交谈中表现出很唐突。如象这次测试题中所列,说出 I have nothing to say,so goodbye 这样一类的话来。

3.6 请求

“请求”言语行为的特点是,听话人有接受请求或拒绝请求的选择自由。听话人对于“请求”的反应,仅仅说一声 Yes或 No 是不够的,他必须在接受或拒绝“请求”之间作出选择。回避对方的请求只是拒绝它的方式之一。但有一些“请求”在许多情况下不能为听话人所拒绝,例如在餐桌上经常说的 Will you pass the salt?

“请求”言语行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如请求提供信息、请求澄清、请求说明、请求证实、请求评价和请求采取行动等等。这次测试结果表明,识别“请求采取行动”对中国学生很重要。例如,对 I Wonder if you'd mind posting this letter for me on your way home,John? 回答说 I don't mind 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是一个要求采取行动的“请求”,恰当的回答是 Yes,sure (此题的答对率为0.65)。

3.7 询问

“询问”言语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请求”即请求提供信息。一般地说,“询问”紧跟着的是“回答”。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有时也会对学外语的学生造成困难。从本次测试结果看,中国学生有时分不清语用问题与元语言问题。在测试中,对

X(a native speaker): what the hell do they want this lot recorded for?
what's the point?

Y(a non-native speaker): A.What do

you mean,
what's the point?

B.what's that mean,what's the point?

这道题的答对率相当低(0.4)。大多数学生在作答时都选择了A。这样,Y就向X提出了一个语用意义问题即X有什么权利对交给的工作发牢骚?可想而知,Y这么一问,X必然更生气,两人会更激烈地争论起来。其实,这里发问人Y(一个非本族语者)只是不懂得 what's the point 这个句子的意思,即是说他提出的是个元语言问题。在英语里,通常用 what does X mean? 这个语言形式对元语言问题发出询问;对语用意义提问才用 what do you mean by X? 这个形式。所以这道题的恰当选择应该是B。

3.8 提议(供)

“提议(供)”(offering)与“请求”有相似之处,即有可能为对方接受,也可能被拒绝,例如:

A: Like a lift? (提议(供))

B: 1) You saved my life. (接受)

2) Thanks, but I'm waiting for my friend. (拒绝)

所以,人们在作出“提议(供)”时也总是尽力避免遭到拒绝而陷于窘境,常常使用的方法是先进行试探或者不要过于直接地提出“提议”。本次测试中有一道题问应试者:在街上看见一位外国人象是迷了路,你想帮助他,应该怎么说呢(此题的答对率为0.42)?有相当多的应试者选择了 what can I do for you? 这句话用在这种场合下不太恰当,因为愿意提供帮助的意愿表达得过于直接了当,好象那外国人肯定需要你帮助似的。其实,并不能肯定那外国人真的是迷了路。另一个选择: Can I help you at all? 就比较恰当,它表达

的“愿意提供帮助”的意愿比较一般，不是十分直接与肯定，带有试探的口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遭到拒绝也不致使自己感到难堪。

3.9 道歉

“道歉”言语行为是说话人公开承认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没有做应该做的事。“道歉”的功能是补救某种无礼的言行，建立或恢复谈话双方的融洽关系。知道在什么时候和怎样道歉，是许多言语社会里礼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道歉”言语行为的条件是，道歉者必须是真诚地道歉，同时道歉者也希望受到冒犯的一方能表示宽容，接受道歉，如说一声 That's all right。这样，一个“道歉”言语行为才算完成。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道歉”言语行为使用的语言也是规约化的。在汉语里，接受别人的道歉经常是说：“没关系”；但在英语里，It doesn't matter 不能用来表示接受道歉而应该说，That's all right, That's OK或 No problem等。在这次测试中有不少应试者因分不清英汉两种语言的这类差异而导致语用失误（有关试题的答对率为 0.31）。

4. 结束语

在跨文化言语交际中，社会文化知识是构成交际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人们的说话方式或说话习惯也有差

异。文化理解和文化比较应视为外语教学的必要组成部分。交际是双向的过程。为了在跨文化交往中避免交际故障，人们至少需要具备两种能力：一要能感觉到进行中的交际不完全成功；二要能发现交际故障之所在并知道采取怎样的补救措施。□

参考书目

- Levinson, S.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UP.
- Lyons, J.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CUP.
- Oatey, H. 1987. *The Customs and Language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English*.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Schegloff, E.A. & Sacks, H. 1973. Opening up closings. In *Semiotica*, 8,4.
- Thomas, J. 1983.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4,2.
- 邓炎昌、刘润清, 1989, 《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何自然、阎庄, 1986, 中国学生在英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汉英语用差异调查。《外语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3期。
- 1988, 《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 胡文仲, 1985,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4期。
- 1988, 《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上海译文出版社。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A survey of recent research in interpreting service in China, by Hu Gengshen, p.1

This paper reviews research in China's interpreting service in recent years. Such research work is of five kinds: (1) theoretical research; (2) technical research; (3) research in teaching and training; (4) research on interpreter's capability, and (5) survey of research abroad. Differing viewpoints and principal achievements have been summarised.

Pragmatic problem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Wang Dexing, p.7

This paper reports on a test on the pragmatic competence of 110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who have completed their third-year work in English. B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testing results, the author identifies nine areas in which Chinese students are likely to fail: (1) addressing; (2) greeting; (3) introducing; (4) phatic communion; (5) leave-taking; (6) requesting; (7) asking questions; (8) making an offer; and (9) apologizing.

Premodification and economy of expression, by Xu Shenghuan, p.12

This paper derives its data from a collection of English compound premodifiers (CPM) and seek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he CPM works, to achieve both economy and precision.

Negation in American Black English, by Pan Shaozhang, p.17

After a brief review of linguistic studies of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 (BEV), the article offers what the author has summarised as rules of negation in BEV. Five types of negation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Theme and distribution of information, by Zhu Yongsheng, p.23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e and information has been a topic of interest to linguists and grammarians ever since the two terms "theme" and "rheme" were put forward by the Prague School in the 1920s. Some issues, however, seem to deserve further discussion. The present paper offers the view that a theme can convey given information or fresh information or both, or zero information.

Evolu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sting in the U.S., by Luo Jing, p.28

No one will doubt that the purpose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s to acquire the ability of language use in actual life settings. In actual practice, however, there is a marked discrepancy between teaching and testing. While teaching tends to be more and more communicative testing remains grammar-oriented. This is why how to improve testing technique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oday.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aces the stages of evolution and change in FLT testing techniques in the U. S.

An analysis of data from a socio-cultural test in China, by Wang Zhenya, p.32

With data obtained from a socio-cultural test that the present author has administered, the paper presents the view that Chinese learners' socio-cultural competence is not satisfactorily developed.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be based on "fields of discourse", or social activities, selected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learners' needs for future interaction with native speakers.